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晃荡 在都市里

陈武一著

这些故事以现代都市为背景，均是当下常见的寻常人物，他们有公司白领，有下岗工人，有生意场上打拼的小业主，有机关公务人员，也有自由职业者、报社记者、文化团体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精英。作者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事业上的抗争和拼搏、心灵上的博爱和疼痛、社会的责任和担当、复杂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和两难选择以及个人的情感遭际。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晃荡在都市里

陈武一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都市里晃荡 / 陈武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5.3

ISBN 978-7-5068-4780-3

I . ①在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6780 号

在都市里晃荡

陈武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 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 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55 千字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780-3

定 价 35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

品，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几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——它可能

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

尹树的寻找 / 001
一桩命案发生之后 / 017
冰 棒 / 040
你听到照片的声音 / 052
读书人陈杰明的基本行状 / 065
阳谋、阴谋都是谋 / 081
沙河口小鸡店 / 094
我爱上班 / 108
饭 友 / 124
二六式女车 / 139
女孩麦娟 / 153
穿 香 / 170
我在树上，我想事 / 185
花生地 / 201
小街口 / 215
夏天的爱情 / 224
小福的心事 / 238
在都市里晃荡 / 254
从笼子里逃走 / 271
编后记 / 283

尹树的寻找

张娥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，她一句近乎玩笑的话，惹恼了尹树。

张娥从幼儿园下班回家，看到尹树正在厨房择豆角，就去帮他——他们在吵架、打架之前，一切都很好，还说了一句笑话。这个笑话有点暧昧，也有点那个。那个就是有点挑逗的意思。看得出来，张娥的心情不错，说开心也不为过。可是，尹树没有搭理她。尹树只顾埋头择豆角了。当尹树打了一个嗝，嘴里散出一股臭味的时候，张娥就用手在下巴下扇扇风。张娥这个动作非常优美，也有点小资。张娥摇着白白嫩嫩的小手说，好臭啊。张娥的话有点半真半假，也有点没话找话。总之，以后发生的一切，都怪张娥有着不错的心情。

尹树仍然没有答她的话。尹树今天在单位不痛快。他正想跟张娥说说自己的不痛快，张娥就说他臭嘴了。张娥说话一向是谨慎的。她是幼儿园老师，跟谁说话都像哄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软声细语，甜甜蜜蜜，因而张娥在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间，颇受好评。就连尹树，也从内心里觉得，张娥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好老婆。可是今天，尹树心里有事，他到厨房择豆角，也是想掩饰什么的。对于张娥的话，他虽然不是特别反感，也并不感到受用。如果张娥说到这里就停止，也不会发生以后的事。可张娥并没有这样，在豆角快择完的

时候，张娥说，尹树你去刷刷牙，你不知道你嘴有多臭！尹树看张娥一眼，还是没有吭声。尹树就到厨房外的沙发上坐下来，看了几分钟电视，然后把牙刷了。刷完牙的尹树，感到嘴里确实爽了一些，他就继续把电视看下去。尹树看电视，很有些功夫，不论是电视剧，还是广告片，他都能坐在那儿纹丝不动，都会专心致志地一直看到“再见”。

尹树我让你刷牙你刷了没有？张娥的话从厨房里冲出来，还夹杂着油烟味。

尹树觉得张娥真烦，烦死人了，比单位里的许大马棒还讨厌。单位里的许大马棒是这台戏的舞台监督，连排的时候，老跟尹树过不去，不是说尹树上台慢了半拍，就说尹树的台词没感情。尹树在戏里不过一个小龙套，六场戏一共出场三次，台词加在一起才八句。尹树知道自己的戏出不了彩，没用心去演，但也不至于像许大马棒那样说他应付差事啊。许大马棒眼睛老盯着他，无非还是当初那点事。当初，许大马棒要把女儿小娅嫁给尹树，尹树当然不答应。倒不是小娅有什么问题，是许大马棒的名声在团里太臭。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小娅也在团里。尹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出息，做了话剧演员，他可不想再找一个演员做老婆了（虽然小娅看起来还不讨厌）。许大马棒就是因为这个和尹树结了疙瘩。许大马棒在团里一直做副团长，分管服装和道具，平时没机会难为尹树，可当了舞台监督，就不一样了。尹树想找小娅谈谈。小娅在戏里是女二号，演一个活泼的第三者。但尹树又觉得，许大马棒对自己那样子，小娅应该是看到的，谈了又怎么样？谈了又有什么结果？弄不好适得其反。何况，小娅那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再扯起以前的话题，不是没事找事？尹树是个敏感的人，也很脆弱，他可不想再折腾了。说实话，他不是那种扛得住折腾的人。朋友们都知道，他很适合过一种安静的小日子。

尹树，你干什么啊？张娥站在他身边了。张娥一只手搭在他肩

上，另一只手在小围裙上蹭蹭。张娥的小肚子差不多要贴到尹树脸上了。要是在从前，尹树会用脸贴贴张娥的小肚子。张娥的小肚子圆润、结实，又有弹性，很适合性感这个词。此刻，张娥的小肚子就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地碰着尹树的脸了。但是尹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只闻到她身上的油烟味。当然，尹树也隐约知道她那点意思。

尹树说我不干什么。尹树的话温温吞吞的，和张娥的话以及张娥的身体语言一点也不合拍。这么一来，张娥就有了一点小情绪，张娥甚至还有点恼怒。但张娥还是忍了忍。张娥说你不干什么你怎么那样啊？尹树说我哪样啊？张娥声音明显就加重了一点，说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！尹树说我有什么数啊？我哪样啊？你一到家就没完没了！张娥说好像怪我呀？谁没完没了啊？尹树说还有谁？尹树又嘟哝一句，碎嘴婆！声音虽小，张娥还是听到了。张娥说，你说什么啊？你说谁是碎嘴婆？我叫你刷牙还错啦？你嘴里臭烘烘的……尹树打断她，谁嘴里臭啦？我刷过牙了你还没完没了，你烦不烦？张娥说你怎么那样啊？你发什么火啊，叫你刷牙你不刷就算了，还说刷过了，你说谎一点都不打草稿，你怎么那样啊？张娥说着用手去推他。尹树也去推她，由于尹树是坐在沙发上的，尹树的手推在张娥的小肚子上，把张娥推疼了。张娥说你打我啊！尹树说谁打你啊？尹树站起来要走，张娥拦着他说你还说没打！尹树说我当然没打！尹树一把拨拉过张娥，往书房里去了。张娥没留神尹树能使那么大劲，一下跌坐在沙发上。张娥胳膊被拨拉疼了。张娥看着尹树走进书房，听到砰的一声，书房门关上了。张娥眼泪就下来了。张娥不知道尹树凭什么要发那么大火。张娥委屈死了。张娥在下班之前，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聊天，她们什么都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各自的男人，她们说话毫无遮拦，最后连被窝里的私话都拿出来说了。几个女人的话，让张娥心里热热烘烘的。张娥老早就想着晚上要和尹树疯狂一把，没想到尹树那么没有人味不近人情不讲道理。张娥

抹着泪，左一把，右一把，就像自来水，怎么也抹不完。张娥心里的委屈很快就变成了一腔怨恨。

张娥离开家，出门了。

尹树在书房里听到张娥的关门声。这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张娥要干什么去。他在书房里发了一阵呆，张娥还没有回来。尹树心里开始有点慌。尹树到厨房去做饭了。尹树烧了半锅稀饭，炒了一个西红柿鸡蛋，又把择好的豆角炒了腊肉，还煲了个汤。这都是张娥爱吃的菜。

尹树坐在客厅里等张娥，快八点了。尹树想，张娥还饿着肚子，最多八点半，她就能回来。可是到了九点半，张娥还没有回来。到了十点半，尹树有点急了。尹树对自己说，如果到十一点，张娥还不回来，他就打电话到她妈家。如果她不在她妈家，他就打电话到她姐姐家。如果不在她姐姐家，他就打电话到她哥哥家。张娥肯定在这三家的其中一家。这是因为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她只有这三个亲戚。时间很快就到十一点。尹树又对自己说，再等十分钟吧。十分钟里，尹树朝门上望了好几眼，朝窗户上望了好几眼。从窗户上他望见了外面黑乎乎的天，从门上，他望见的还是门。尹树在十一点半时，把电话打到了张娥姐姐家。张娥和她姐姐张平年龄相仿，感情最好，两家相距也最近。从理论上讲，张娥到她姐姐家的可能性最大。接电话的果然就是张平。尹树叫张平大姐，尹树婉转地问张娥在没在她家。张平口气是那种脆生生的硬。她说，张娥怎么啦？这么晚了，她上我家来干什么？尹树你没有欺负我妹妹吧？尹树噤着，说，没……没，那她可能去大哥家了。对方说，那我怎么知道，这么晚了，你要抓紧找啊。尹树放下电话，他略微有点放心。听张平的口气，张娥就在张平家。但是为了确保起见，他又把电话打到张娥的大哥张放家。张放家电话忙音。他等一会再打，还是忙音。等他把电话打通的时候，接电话的是张娥的大嫂王婷婷。王婷婷劈

口就怒斥他，你还知道找啊，张娥哪儿不好？打老婆算什么东西！跟你说噢，张娥不在我家！王婷婷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至此，事情已经明了，亲戚们都知道尹树打了张娥。同时也说明，张娥很安全地在某一个亲戚家，或者在张平家，或者在张放家。但是在张平家的可能性还是最大。尹树考虑着明天一早，他就到张平家，向张娥认个错，把张娥领回家。尹树觉得，自己确实错了，在单位不痛快，不应该把不痛快带到家里啊。

天一亮，尹树早早起床，赶在七点就到张平家了。张平家住在老城区，是独门独院的平房。尹树走进院子时，看到张平正在洗脸。张平也侧脸看到了他。张平穿一件大汗衫，一条大裤衩，剪着短短的头发，又矮又胖，要是和张娥站在一起，怎么看都不像姐妹俩。尹树冲着张平的后背，客气地说，早啊大姐。

张平说，尹树啊，这么早过来啊。

张平的口气并不友好，甚至有点冷漠。

我来看看张娥。

张娥怎么啦？她昨晚没回家？张平的口气自然就过渡到生硬了。

张娥没有回家。尹树说，张娥不在你家？

不在。

我还以为她在你家的。

她没过来。

那……我到大哥家看看。

尹树骑车来到张放家。张放家的楼洞里很暗，他摸到五楼，敲门，门里问，谁啊？

尹树听是王婷婷的声音。尹树说，大嫂，是我，尹树。

王婷婷打开门，让尹树进去。

王婷婷说，尹树啊，这么早过来啊。王婷婷的口气和张平一模一样，酸不溜秋的，明知故问的。不过比昨天劈脸就骂，算是客气

多了。

我来看看张娥。

看张娥？张娥怎么啦？

没什么。

她昨晚没回家？

没有。

张娥没回家你怎么到现在才找？

我以为她在你家……

废话，她来我家干什么？她又不是没有家。

王婷婷在和尹树说话时，脸一直是冷着的，眼睛也像两根又细又长的钢针直刺尹树的心里。王婷婷说，尹树，我问你，张娥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一夜没回家，你一点不着急？你怎么也不到处找找？你把张娥打伤了没有？

尹树说我没打。

你还说没打！

大嫂，张娥不在你家，我再到别处找找看。

尹树离开张放家，听到王婷婷在门里说，好好找啊，找到张娥对我说一声。

尹树推着车，走在城市街道上。上班的人已经很多了，自行车就像海里的鱼群，一辆紧挨一辆向前游动。张平说张娥不在她家，王婷婷也说不知道。莫非张娥在她妈家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情况也许正是这样，张娥昨晚出门，先到张平家，向张平哭诉尹树如何欺负她，然后又到她妈家，由于天色很晚，她妈没有让张娥回家，而是留了一宿。在从张平家到她妈家的这段时间里，张娥给王婷婷打了电话（也可能是张平打的），然后，王婷婷又和张平串通好了，一起收拾一下尹树。这才出现张平和王婷婷对尹树的态度，显然，她俩不愿意告诉尹树张娥的下落，无非是想让尹树深深地悔过什么

的。不过尹树没有到他丈母娘家，而是来到了幼儿园。尹树知道，不管张娥昨晚在谁家，她今天都要上班。她总不能不上班吧？尹树刚走进幼儿园，就看到园长李老师了。李老师看来者是尹树，就热情地打招呼，是小尹啊，小张已经请过假了。尹树啊啊着，说那好那好。园长说，小张是什么病啊？我听她在电话里有气无力的，是不是妊娠反应啊？尹树说不是不是。尹树说我们暂时还不想要孩子。尹树又说是小毛病。尹树最后说，不要紧的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

尹树离开幼儿园，重新走在大街上。这时候，他还没觉得事情有多么严重。张娥请假了，也许她身体真的不舒服。尹树满心希望，他到丈母娘家能看到张娥，然后和张娥一起回家。

尹树来到丈母娘家时，手里多了一袋甜柑，这是张娥爱吃的水果，他们谈恋爱时，张娥一口气吃过三斤甜柑，为此，尹树经常取笑她，这也成了他们爱情的一杯调味剂。尹树买水果还有一个缘由，就是他相信丈母娘不会像张平王婷婷那么凶。

果然，丈母娘对他很客气。这老太太退休之前是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，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套，连街坊邻居都亲切地称她朱主席。朱主席见女婿拎着一袋水果，客气地给他搬一张凳子，还给他一把芭蕉扇。尹树坐下就东张西望。尹树说，妈，张娥没回来？丈母娘说，你说小娥啊，她不是上班么？哪有时间回来？我都好几天没看到小娥了，给你一说，我还真有些想她了。尹树没敢多说，他问了问老人家的身体，又说了一些闲话，赶快跑了。

尹树在上午十点半才赶到团里。他没有去排练厅，而是去了财务科。财务科有一部电话。他想去打电话给张娥的一个同学。张娥的那个同学在银行上班，和张娥从小一起长大，她们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。尹树想打电话问问，看看张娥是不是在她那儿。但是尹树在楼道里碰到许大马棒了。许大马棒一把揪住尹树，说尹树你干什么去啦？今天走台就缺你一个，告诉你，算迟到一次。尹树想不

理她。但人家是领导，又是这台戏的舞台监督。他只好说，家里有点事，处理一下。许大马棒一听尹树说家里有事，大圆脸上就放了油光。许大马棒开心地说，又和老婆打架了吧？尹树摆脱许大马棒的手，说，没有，我有别的事。尹树很讨厌许大马棒的那个“又”字，好像他和张娥经常打架似的，又好像她对他们的生活很了解似的。尹树真想啐她一口。尹树到财务科，看到有几个人在领钱，其中就有小娅。小娅跟他甜甜美美地一笑，说，尹树，你来凑热闹啊，没有你的钱。会计也说，尹树，这是五一期间，他们给自来水公司演出的劳务补贴，没参加演出的没有。尹树说我知道。尹树说我不是来领钱的，尹树就走到放电话的桌子边。尹树说我打一个电话。会计说，电话坏了。尹树手已经停在了话机上，他疑惑地望着会计。会计看他的目光有些发滞，又说，要不你试试看。尹树拿起电话，电话里没有惯常出现的鸣叫声。尹树又拨号，还是没有声音。尹树放下电话，小娅这时候已经到他身边了。小娅的头发上有一种潘婷洗发水的馨香。小娅的脖子上还有一串亮闪闪的东西。尹树一转头，就被洗发水的馨香冲了一下，又被白亮的几乎透明的脖颈闪了一下。小娅说，尹树你该买手机。小娅说着就把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拿给尹树。小娅说，用我手机吧。尹树犹豫片刻，拿过小娅的手机，很快拨通一个电话。尹树对着电话说，你好，我是尹树……你好你好……我想问一下，张娥去你那儿玩了没有？……噢……噢，好好……再见。尹树把手机还给小娅。尹树脸上想挤出一点笑，但却像要哭一样。对方告诉尹树，张娥已经好久没和她联系了。对方还让尹树叫张娥到她家去玩玩。其实这样的结果在尹树的预料之中。尹树的表情和脸上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小娅的眼睛。小娅还是笑笑的样子。她有点嗲地说，你们吵架了吧？尹树没有和她多说什么，他只是做了一个摇头的动作，就走出财务科了。小娅在走道上追上了尹树。小娅说，我知道你们过的不好，过不好就离婚好了。尹树

呛她一句道，离婚了你嫁给我啊。谁知，小娅快乐地说，好啊。小娅跟在尹树身后，又说，真的，我妈给你算过命，你命运当中要离一次婚。尹树转头道，我也给你妈算过命，你妈要离一百次婚。小娅哈哈地笑道，你不信拉倒！财务科里也传出轰轰的笑声了。

许大马棒正要出门，叫尹树堵到屋里了。尹树说，许团长，我要请假。许大马棒头都不抬，说，不可能。许大马棒说不可能时，才看看尹树的脸。许大马棒笑逐颜开了。许大马棒看到了尹树脸上的晦气。许大马棒斩钉截铁地说，请假？现在一个人当十个人用，后天就彩排了，再过几天就正式演出了，你还请假！尹树说，我有事。许大马棒说，有事算什么？谁没有事？许大马棒又得意地问，是不是老婆跟别人跑啦？是不是要去找老婆啊？对你说，就算是老婆跑了，也不能请假！

尹树中午吃了一份盒饭。尹树在吃盒饭的时候，对着盒饭说，许大马棒你真不是人，我老婆要是小娅，看你还能这样说！尹树吃了一口饭，又说，许大马棒你不准我假也没用，我照样不去上班。尹树把饭吃了一半的时候，再次对着饭盒说，许大马棒我自己准我自己的假。尹树像嚼蜡一样地吃完了饭。尹树对着空饭盒说，我要去找我家张娥！我家张娥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许大马棒你不是会算命吗？你算算看，我家张娥去哪儿啦？尹树最后对空饭盒说，许大马棒你怎么不说话？许大马棒你是个饭桶！

尹树第二次来到张平家。

尹树说大姐我来看看张娥。

你看张娥上我家来干什么？我家又没有张娥。张平大声地说，对你说尹树，张娥不在我家。张娥要是在我家，我就让她回家了。

尹树没说话。

张平几乎是恶言恶语了，尹树你把张娥打跑了，张娥要是出什么事，你尹树十条命都顶不上。

尹树还是没说话，心里突然酸一下。

你快去找吧，不把张娥找回来，别上我家来了！张平又教训他道，尹树你还好意思，一个大男人，没什么本事，靠打老婆过日子，丢不丢人？张娥那么好，脾气又温柔，心又善良，对你哪儿不好啦？你怎么舍得伸出手？你打她不怕烂了手指？我真看不出来你能对她下毒手。对你说尹树，我是她大姐，我都没动过她一指头，我们家都不打人，连我爸我妈都没打过我们，反过头还倒让你打了。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你还知道哭啊？你知道哭当初还不打人了，去吧去吧，别在我家流泪了，再到别的地方找去。

尹树抹抹泪，说大姐我再上大哥家看看。

尹树走了以后，张平就跑到屋里。张平对张娥说，你看没看到，你看没看到，这次非让他服气！

张娥说，大姐，我看到小尹流泪了，我想回家。

张平说，你疯啦？你就这样输给他啦？看你也是受罪的命！不回，让他多跑几趟！

刚才张娥从窗户里看到院子里的尹树，心一下子就软了。尹树好像变矮了，人也黑了，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了。尹树脚上的凉鞋也脏兮兮的，T恤也该洗了。张娥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涌出来了。她想追出去跟尹树说声对不起，然后跟他回家。但是，张平的一句话，她就不能出去了。张平说她没在这儿，那么她只能装作没在这儿，否则，她突然出现在尹树面前，不是当众揭穿了张平的谎言？尹树会说大姐撒谎。张娥不能让大姐背一个撒谎的名声。何况她听到张平说她不在这儿时，声调明显地提高了，这就是暗示她的意思。

大姐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尹树胡子都没刮，我看他都瘦了。张娥的声音又细又小。

张平说，哟哟哟，心疼了吧？张娥你听大姐的，心狠一点，你现在才这点年纪，不治治他，你想挨他打一辈子啊。